



# 父亲的自行车

□ 王静静

了之后也觉得父亲好了不起,从此好喜欢爸爸能用这辆自行车载着我去田野里干活,无论是坐在车横梁上,还是坐在后座上,都乐此不疲。其实那时的我,只是为了贪图在路上坐车子的感觉,还有沉浸在被风吹起的梦想里。

这辆无牌姓的自行车在我家可谓历经风雨,自从它被插接起来,就开始了它固有的使命。除了做基本的代步工具,为了家庭生计,它载着父亲走街串巷,收购过鸡、鸭、鹅。那些日子,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到胡同口张望,竖起耳朵听着自行车发出“吱吱扭扭”越来越响的声音。父亲骑着自行车一出现,我便兴奋起来,因为父亲经常会用买卖家禽的零钱,给我们买一点好吃的水果;在我体弱多病的那段上学的日子里,它每天会和父亲一起,静静地等候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,放学的铃声响起过不久,我便能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,坐上父亲的自行车回家。无论大雨滂沱,还是冰雪交加,坑坑洼洼的乡村路面上,留下过它或深或浅的,弯弯曲曲的车辙……不知过了多少年,这辆自行车一直伴随着父亲,它和父亲的白发一样,不声不息地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

时间过得飞快,有一天,我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工作。趁一个回家探亲的机会,和爱人一起给家里添了一辆轻便的新式自行车。两辆车放在一起,就像夫妻车一样。但是遇上暴风雨天气,家人还是喜欢骑那辆架子笨重的大轮自行车,一是因为怕弄脏了新车子,二是因为旧车车架憨实,在恶劣的天气里行走更稳当。再过一段时日,村里很多人都买上了铁斗三轮。于是丈夫和我商量着,给父母也添置了一辆铁斗三轮,从此,那辆大轮自行车用得就更少了。再往后的日子里,家里陆续添置了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……直至今现在,村里好多人也都开起了小轿车,油门一踩,不用费劲儿就跑出去很远很远。用父亲的话说,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啊!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农田里流行用自行车改造耘耩,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推着改造后的车头部分耘地,于是父亲把那辆放置很久的自行车也截断,改造成了他的新工具——耘耩。总算这辆旧自行车又发挥了几年新作用。

时代的春风吹了一年又一年的麦田,也吹走了无数落后的痕迹。如今,现代化的农用机器早已普及到全国各地,耕耘、播种、收割……自行车改造的耘耩也渐渐退隐了,那陪伴了父亲多年

的老伙伴,也就彻底地退休了。历经了时代的变迁,饱受几十载风雨,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对于我们家可谓功绩卓越,最终,它成为了被搁置在墙角的、一段历史的见证物。

父亲是个重情义的人,当我们和母亲都劝他把那些废旧的自行车残体卖掉时,他总是笑而不语。每当下雨时,父亲会用大的塑料纸盖一下车身,然后点上一根烟,默默地蹲在屋檐下看着眼前的一切,烟雾缭绕中,看不清父亲的表情,只听他嘴里说着:“晴天后就把它卖了去。”但是,无数个春秋过去了,父亲依然没有卖掉那一堆旧车体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每次我回到家,看到父亲那辆老自行车残破的肢体,在阳光下闪着斑驳的影迹,竟然感到好亲切,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。我们再也不想像催着父亲去卖掉它了,因为,它不仅是父亲的伙伴和战友,也是我们永不消逝的记忆。

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歌。当生活从荆棘满地的杂草丛中,一步步剥离出崭新的容颜时,一切都变得神采奕奕。日新月异的天地间,父亲那辆无牌无名的、车身被分割成两部分的自行车,静静地躺在院墙角落里,锈迹斑斑的车体上,镌刻着生活的痕迹,望着已经废旧的老自行车,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,家里早就有了这辆自行车。听母亲说,这辆自行车还是父亲从外地带回来配件,自己插接起来的呢!清晰地记得,母亲说起这辆车时,言语之间难掩的自豪和敬佩之情。我听

## 借钱

□ 刘瑞东

长福走进杨大户家的时候,已经快到了晌午。天,昏昏暗暗,风,呜呜咽咽。

敲门,犬吠。“吱扭”一声门打开后,看到杨大户正坐在堂屋,守着个火盆烤火。

杨大户有良田千亩,骡马成群,是城东首屈一指的大户,但处世上却很低调,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。

“来了兄弟。”大户笑脸相迎。“来了,哥。”长福道。女人走过来,忙着搬凳子,让座倒茶。

坐稳后,大户说:“快烤烤吧,天冷。”顺手拿起烟袋锅,摁满烟叶,递给长福。长福接过烟袋锅,瞅了瞅桌子上放着火盆,拿过来,用火盆打燃火折子点烟。瞬间,烟锅一明一暗,屋内烟雾缭绕。叙了会儿家常,大户吩咐女人做饭,炒菜,筛酒。

“兄弟今天过来有事吧?”大户问。“手头紧,想借点钱。”长福纳纳

地说。大户沉默了片刻,说:“兄弟呀,咱俩是亲表兄弟。你要是日子过不下去了,缺米缺面,尽管到我这里来拿,还不还的,我不登你的门要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,全靠精打细算。我看你过日子缺乏心机,不懂得节俭。咱们守着个火盆烤火,你点烟用火盆。火盆和火折子不用花钱买吗?像你这样过日子没数的人,我借给你钱,你指望什么还给我?我还是那句话,缺吃缺喝的到我这里来,借钱,分文没有。”

长福低着头,不言不语。烟锅一明一暗,屋内烟雾缭绕。屋外,天,昏昏暗暗。风,呜呜咽咽。

1946年的冬天,异常地冷。

## 小小说

在我心里,阅读是一颗种子,只要把它种下去,总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,最后长成一朵美丽的花。

小时候,我是一个门里面的孩子,所谓“门”就是家里的大门,寒暑假的我就在紧锁的大门里面度过的。一本《安徒生童话》,一本《中国神话故事》,一本《西游记》……书籍陪我一起

体会了小人鱼公主变成泡沫的凄美,陪我一起感悟了日月潭背后阿坚哥和水社姐的勇敢与无畏,陪我一起了解唐僧师徒跋山涉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成功路上的艰辛。每看一本书,我便如同推开了一扇未知的门,而每推开一扇大门,我便会发现一个更充实的自己。

有了女儿之后,我常常回忆自己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,父母给了我怎样的童年。而现在,我又能给女儿一个什么样的童年,培养她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是成为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,亦或是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人,还是一个可以决定自己格局的人。可是,无论想成为哪一种人,都必须学习知识。于是,纵然我们经济上不是十分富有,但我还是想把“阅读”当作宝藏捧给女儿,告诉她,这里有她想要的一切。

女儿还不会走路的时候,我便把她抱在膝头给她朗读美文,轻轻地吧“阅读”这颗种子埋进她的心里。每天晚上的亲子阅读更是我一直坚持的。

说是亲子阅读,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给女儿讲故事,从两岁左右的《婴儿画报》,到四五岁的《嘟嘟熊》,再到学龄前的《幼儿画报》,一本本翻得破旧的杂志,成了我们每晚入睡前最亲密的时刻。有时候,一个小小的故事,女儿百听不厌,一遍两遍三遍,我便一直重复这一个故事,毫不厌倦。

上了小学之后,女儿不再要求讲睡前故事,她开始喜欢自己默默翻看家里的藏书。于是,我便把选择课外书的权利交给她自己,她喜欢读什么书就让她读什么书。其实,并不期待女儿能因阅读有多大成就,只愿多少年以后,她能在浮躁中闻一闻书香,便觉涤净心灵,岁月静好。每次去外地游玩,逛一逛当地有特色的书店是我们一家人不成文的约定。就在去年,她参加钢琴比赛之余,我们带她去了苏州的诚品书店,这是一个文化韵味很浓郁的地方,它独特的氛围特别能感染到孩子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,女儿在书店里席地而坐对每本书都爱不释手留恋忘返的样子。诚品书店里明亮而柔和的光线打在一本本图书封面,映出孩子渴求摄取知识的眼神。

“人心至灵至动,不可过劳,亦不可过逸,惟读书可以养之。”我觉得读书是一种幸福,更相信一个被书香萦绕着的人,他定是宁静的,自信的,勇敢的,睿智的,浑身散发着不一样光芒的。如今,小学高年级的女儿如我一般喜欢阅读,她于书中掌握的许多知识是我一无所知的,我仿佛看到另外一朵花,在悄然绽放。与书为伴,且歌且行,那种心境是一种享受,更是一种幸福。



## 阅读 静待一朵花开

□ 姜业双



## 曹风

人在画中游 李海波 摄

### 诗二首

□ 天籁

静夜思

夜深孤灯昏,临窗思故人。  
投笔拂案去,圆月窃我魂。

小聚

一聚二三友,浅斟四五杯。  
畅谈六七时,八九意未归。  
人生数十载,百顺有几回?  
千年传佳话,万世留芳菲。

### 初冬

□ 张广亮

只半个月  
你的心情就由微寒变成冰凉  
五彩缤纷的秋  
纷纷落幕  
纵有再多的不甘  
也得离开枝头  
在秋风的驱赶下越走越远  
留下光秃秃的树干  
在蓝天下呐喊和回望  
春天的诺言  
有的变成了实话  
有的变成了笑话  
还有点点滴滴的忧伤  
在这样的季节  
适合收藏和冬眠  
让心在冬天里流浪

### 长河浪花

## 牛屋的那些事

□ 程迟

过去很久的一个时期,故乡生产队牛屋是小村人气最旺的场合。寒冷漫长的冬夜,无事可做的女人自去搂着孩娃钻进被窝,男人则大都往村西打麦场一角的牛屋走去。

那座牛屋位处由七八间草顶房和半截子土墙围成的“队部大院”。那个院子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和两根条凳的队部办公室、饲料种子库、稻草棚和堆放牛具、犁耩、板车等杂物的农具库。院里则是麦秸垛、谷草垛和一片埋在土地上拴牛的木橛子。

牛屋迎门两边,排列着高低样式各一的牛槽。这些粗重的木制牛槽和早期的牛来头牛驴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“合作”进来的。后经“自然减员”和多方面补充,大体维持着原来的数量。其中那两

头灰毛长角的蒙古牛就是公社分配的。六十年代末,公社分配的一个有线广播喇叭安到了门上墙上。每晚7点,那个菜盘子模样的喇叭就准时“吱吱呀呀”地响起来。什么“重要新闻”、“革命歌曲天天唱”、“天气预报”等都可以听到。这下,牛屋聚集的人就更多了。

在后墙洞里那盏小煤油灯豆大的火焰影子里,来人大声咳嗽着,摸摸咪咪地在牛草渣子火堆旁的砖头、牛槽帮沿上、喂牛老头的草铺等地方胡乱坐下,就在草渣子火堆的浓烟、刚出肚的牛粪尿热气、和喷吐的旱烟叶烟雾混和,纯系“原生态”的气味中,竖起耳朵聆听小喇叭传出来的每一句话。但村人逐渐发现,喇叭反复宣讲的什么“大批判”那类论调与他们所关心的尽快解决“温饱”的愿望不沾边,样板京剧则半句也听不懂,遂都失去了兴趣,就又开始大声地谈论自己热衷的话题。——那年杨勇率团打樊坝汉奸“钉子”,当兵的就住在咱鲍庄;刘邓大军攻打郟城,我们冒雨抬担架;大跃进那年,一亩地“密植”800斤麦种等,此类经常念叨、老少皆知的小村旧事。但谈论最



汽车在疾驰,窗外的风景风驰电掣。阳光晴好的时候,我会停下车,只为呼吸一下庄稼的味道,杂揉了阳光和雨露,以及大地母亲的芳香。虽然现在是冬季,但大地坦露的胸脯依然让我迷醉。风儿摩挲着我的肌肤,好像它们之间有一张爱的契约,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让人无法理解,就像那些看似神离的爱情。

这条路,我是那么熟悉,熟悉到它就在我的掌心里。记得一次我去上学,恰逢天不作美,雨云拖拽在地。母亲劝我明天再去学校,但一向倔强的我哪里肯依。我拿了雨衣,就冲向了村外。果然,须臾的工夫雨水就把我浇透了。这倒是其次,关键是水漫地皮湿,这是条土路,瞬间变得泥泞不堪,我的自行车开始罢工,只打滑不前进。我找了一个木棍,走不两步,就得停下来剔一下车轮上的泥。结果,到学校不过几华里的路程,我却走了足足三个小时。看门的大爷问我,姑娘,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?我委屈的泪水立马决堤一样流了下来。那个时候,我就立下志向,通过学习改变命运,到脚不沾泥的城里来生活。

天涯人愿,我考上了大学,成了一名人民教师。但时代的发展也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,一条宽敞的马路修到了我们村口,比我小区门前的马路还高大上。我幼年事已高的父母到城市住,一色的都是直搬嘴,“你那楼房,我住着憋屈,还是家里舒坦。”每次回娘家,母亲都有新鲜事告诉我,村里搞精准扶贫,那些不能外出打工的人都开始养羊了。村里土地流转,都承包出去搞集约经营。难怪那天我到地里去看,一色的都是山药,我还问时令到了,为什么不刨出来种麦子?放羊的大爷说,准备明年春天种谷子呢。我还疑惑,以为村里又有了解新政策,原来是企业化经营了。我们邻村发展更快,盖起了蔬菜大棚,说是某个老板准备办个采摘园,让城里的人能够吃到家门口的“傍林鲜”。几天没有回去,我们村头又建起了一个扶贫车间,让村里的人能够实现家门口就业,挣钱顾家两不误。村里的贫困户住了多少年的老房子也翻盖成了二层楼,这是过去让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十九大报告指出,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。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“三农”问题的高度关注,也为新时代条件下农村事业的发展勾勒出宏伟蓝图。是啊,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我们的根在农村,即使是到了城市,脚上依然沾着泥土。决胜小康社会,关键在农村。政策倾斜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机遇,我们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,它正在脱掉贫穷的帽子,成为生态宜居富裕的新名词。

我的哥哥本来在城里经营着一家小餐馆,十九大开幕那天,特意关了一天门,把十九大报告从头到尾听了一遍。他说他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,党的政策就是点金石,谁琢磨透了,谁就能赚个盆满钵满。这不,他在周围乡村转了一圈,回来马上把餐馆盘了出去,看准商机,现在推销起了房顶光伏发电项目了。他说这是阳光产业,绿色环保节约能源。

匠心筑梦,共建和谐菏泽。我相信,只要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,菏泽的明天会更好!

## 匠心筑梦, 共建和谐菏泽

□ 刘咏梅

心香一瓣

## 冬日抒怀

□ 张勇

冬日阳光,让人感觉总是那么短暂,稍纵即逝,想拽住一些往事,打捞记忆里的红枫叶,可是,西北风匆匆,一下就吹走金秋,冬日的期盼如空寂的夜晚。然而,火炉辉映着星光闪烁,火苗点燃了冬夜的分分秒秒,那挂石英钟旋转着冬天的节奏,只有手中的书,不断刷新着季节的话语,心灵的枝叶,借助火炉的光芒静静孕育冬日夜晚的梦。

阳光南移,寒冷降临,冬夜就格外漫长,如冰天雪地里一条悠悠山路。隔着那扇窗户,喧嚣的城市似乎这个时候才醒悟,多少目光开始柔和温存,此时此刻,似乎能听到冬的心跳,不紧不慢,敲打着缓慢的冬韵,平静地摇摆时光的悄然起伏,漫漫长夜一点点蛰伏起季节的诗情,绵绵冬夜开始孕育憧憬,绵绵的冬梦悄然潺潺萌动。

雪,是这个季节的灵魂,圣洁而晶莹。河水东流,春去秋来,花谢叶落。唯有飞雪,才能敲响满树透明的鸟鸣;唯有雪飘,才能穿越广漠的星空;唯有雪舞,才能激活荒凉空寂的风景。山舞银蛇,雪压青松,冰天雪地,茫茫原野一望无垠,季节的壮阔异常美妙,这是雪的心胸。

多想捧起那朵雪花,捧起季节的晶莹,捧起冬日的笑容。踩着皑皑雪路,咯吱咯吱的雪响平仄冬日的歌鸣,对着雪花的舞姿,对着银装素裹,对着玉树琼枝,多想追赶上那串跳跃的音符,像雪野里着急的鸟鸣,挂满洁白的天空,撞响冬天的晶莹。让冰凌悬挂的冬,构思一个斟满笑容的梦。

那醉心的笑,攀上腊梅的枝梢,绽放冬日一尘不染的抒情。鸟雀似乎知晓梅花的心事,在枝梢唧唧喳喳说着一个冬日开心的喜悦,玉树琼枝,晶晶莹莹,花开的兴奋,点染圣洁的心境。冬天,依然有绽放的心情,依然有盈盈花事,依然有甜美的故事。

如此,冷峻不再那么可怕,寒冷不再沉重,长夜不再难眠!伴随着冬夜的漫长,伴随着落雪的高兴与沉思,伴随着西北风远去的脚步,心境更容易宁静,宁静致远,这是能体会出的一种超脱。渐渐走进冬天的深处,悄悄打开自己,一瓣一瓣剥开长夜,就会拥有那盆灵魂的炉火,在这个季节呼呼燃烧,点燃长夜,点燃一个红红的梦!

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不仅仅是春天,踩着咯吱作响的雪路,前面是不尽的风景。



多的还是现实问题——“那个老孔子不是死去了两千多年啦?现在又弄出来批,批个啥!”“串联、游行、停工闹革命,难道就能增产粮食、增产钢铁!咱们庄稼人,还是本本分分种咱的地。”“四人帮倒台啦,政策总得来个大变化吧。……”喇叭播音结束了,谈论反而更火热。

这座牛屋,还是那个时期下放劳动的“走资派”,检查生产的县社干部、江湖艺人及路人暂住场所。牛草屋的麦秸堆是现成的地铺,用以炒牛料的大铁锅可以煮饭。坐在胡同口声情并茂地唱了半夜的说书盲人,就由好动的孩子拉着手棍把他领到草屋睡觉。

就在他们诉说政策总得来个大变化的那年春节刚过,一股“农业生产责任制”的风声突然传到小村。村民们闻风而动,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各方面的责任承包,所有耕牛当然也分包到农户喂养、使用。此后,全村所有农户就各自为战,废寝忘食地整地、播种、锄草、浇水,那座曾经人牛爆满的牛屋随即就变得空荡荡。四十年过后的今天,故乡的那座牛屋以及耕牛、草房、木犁、砖井、油灯等一度作为那一时代特色的符号已不复存在。取而代之的是各式耕作机械,复式考究的农舍,文化广场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水泥路面街道和互联网。

